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三十三回 狄仁傑奏參污吏 洪如珍接見大員

卻說武三思來至朝房，果見小黃門與狄仁傑喧嚷，走到面前，向著狄公奉了一個揖，乃說道：「大人乃朝廷大臣，何故同朝廷的小吏爭論，豈不失了大人的體面？若這班人，有什麼過失，盡可據實奏聞呢，若這樣胡鬧，還算什麼封疆大吏？現在太後有旨，召汝入見，你且隨我進來。」狄公對他一看，年紀甚是幼小，綠袍玉帶，頭戴烏紗，就知是武三思前來。當時故作不知，高聲言道：「我說朝廷主子，甚是清明，豈有新簡放的大臣，不能朝觀之禮！可恨被這班小人，欺君誤國，將一統江山，敗壞於小人之手。朱利人那廝以武三思為護符，此乃是狗黨狐群，貪賊枉法，算什麼皇家國戚？既然太後命你宣旨，還不知尊姓大名，現居何職？」武三思聽他罵了這一番，哪裏還敢開口，心下暗道：「此人非比尋常，若令他久在朝中，與我等甚為不便。此時當我的面，尚敢作不知，指桑罵槐，如此，背後更可想見了。」復又見問他的姓名，更不敢說出，乃即道：「太後現在金殿上，立等觀見，大人趕速前去見駕罷。你我同為一殿之臣，此時不知我的姓名；後來總可知道。」說著喝令小黃門退去，自己在前引路，狄公隨後穿了幾個偏殿，來至午門。武三思先命狄公在此稍待，自己進去，先在御駕前回奏，然後值殿官出來喊道：「太後有旨，傳河南巡撫狄仁傑朝見。」狄公隨即趨進午門，俯伏金殿，向上奏道：「臣河南巡撫狄仁傑見駕，願吾皇萬歲萬歲！」

武后在御案上，龍目觀看，只見他跪拜從容，實是相臣的氣度，當即問道：「卿家何日由昌平起程，沿途風俗，年成可否豐足？前者山東巡撫閻立本，保奏卿家，政聲卓著，孤家憐才甚篤，故此越級而升。既然到了京中，何不先至黃門官處掛號，以便入朝見朕？」狄公當即奏道：「臣愚昧這才，毫無知識，蒙思拔擢，深懼不稱其職，只以聖眷優隆，惟有竭力報效。臣於前月由昌平赴京，沿途年歲，可卜豐收，惟貪官污吏太多，百姓自不聊生，誠為可慮。」武后聽了這話，連忙問道：「孤家御極以來，屢下明詔，命地方官，各愛民勤慎。卿家見誰如此，且據實奏來。」狄公跪奏說道：「現有河南府清河縣周卜成，便貪賊枉法，害虐民生，平日專同惡棍土豪魚肉百姓，境內有富戶曾有才，霸佔民田，奸佔民女，諸般惡跡，道路宣傳。百姓控告衙門，反說小民的不是。推原其故，皆這兩個人是張昌宗的家奴，張昌宗是皇上的寵臣，以故日無法紀。若此貪官污吏，如不盡法懲治，則日甚一日，百姓受害無窮，必至激成大變，此乃外官的惡習。京官的竇弊，臣入京都未能盡悉。但是黃門官朱利人而言，臣是奉命的重臣，簡放的巡撫，進京陛見，理合先赴該處掛號。黃門官朱利人，謂臣升任巡撫，是因請托武三思賄賂而來。他乃武三思的妻舅，自稱是皇親國戚，勒令臣下送他一千兩例規，方肯帶領引見。臣乃由縣令薦升，平日清正廉明，除應得的俸祿，餘皆一塵不染，哪裏有這賊銀送他？誰知他阻撓入覲，令黃門假傳聖旨，不準微臣入朝。設非陛下厚恩，傳詔宣見，恐再遲一年，也難得再見聖上。這班小人，居官當國，皆是全仗武三思、張昌宗等人之力，若不將等此人罷斥，驅逐出京，恐官力不能整飭，百姓受害日深，天下大局，不堪設想！臣受國厚恩，故冒死演奏，伏乞我主施行。」

武后聽他奏畢暗道：「此人好大的膽量，張昌宗、武三思，皆我寵愛之人，他初入京中見朕，便如此參奏他們，可見他平日的是為民為國了，不避權貴的人呢。雖則此事你可奏明，教孤家如何發落？將他兩人革職，於心實是不忍，況且宮中以後無人陪伴了；若不問，狄仁傑乃是先皇的舊臣，百官更是不服了。」想了一會，乃說道：「卿家所奏，足見革除弊政，殊堪嘉尚。著朱利人降二級調用，撤去黃門官的差使；周卜成誤國殃民，著即行撤任。與曾有才並被害百姓，俟卿家赴任後，一併歸案訊辦，具奏治罪。張昌宗、武三思姑念事朕有功，可著毋庸置議。」狄公見有這道旨下，隨即叩頭謝恩。武后命他赴新任，然後卷簾退朝，百官分散。

元行衝出了朝房，向狄公說道：「大人今日這番口奏，也算得出人意表，雖不能將那兩個狗賊處治其罪，從此諒也不敢小視你我了。但是一日不去，皆是國家的大患，還望大人竭力訪察，互相究辦，方得謂無負厥職。」狄公說道：「請大人但放寬心，我狄某不是那求榮慕富的小人，依附這班奸臣，到任之後，那怕這武后有了過失，也要參她一本！」說著兩個人分手而別。狄公到了客寓，進了飲茶，因有聖命在身，不敢久留京中。午後出門，拜了一天的客，擇了第五日接印。好在這撫巡衙門即在河南府境內。唐朝建都，在河南名為外任，仍與京官一般，每日也要上朝奏事，加之狄公又兼有同平章事這個官職，如同御史相樣，凡應奏，事件又多，所以每日皆須見駕。自從朱利人降級之後，所有這班奸臣，皆知道這狄公的利害，不敢小視於他。眾人私下議道：「武、張這兩人如此的權勢，尚且被他進京，頭一次陛見便奏他的不法，聖上雖未準奏，已將三思的妻舅撤差。你我不是依草附木的人，設若為他參奏一本，也要同周卜成一樣了。」

不說眾人心裏畏懼，單說狄公次日，先頒發紅帖諭示，擇定本月□三日辰刻接印，一面命馬榮前去投遞，一面自己先到巡撫衙門裏，拜會舊任的巡撫。此時舊任的巡撫正是洪如珍，此人乃是個市儈，同僧人懷義自幼交好，因懷義生得美貌超群，有一日被武后看見，便命他為白馬寺的主持，凡武后到寺裏拈香，皆住在寺裏，淫亂之風，筆難盡述。僧人懷義得幸之後，更是驕貴非常，致尊王位，出入俱乘輿馬，凡當朝臣子，皆匍匐道途，卑躬盡禮。武承嗣、武三思見武后寵愛於他，皆以童僕禮相見，呼他為師父。僧人懷義因一人力薄，恐武后不能盡其意中之歡悅，又聚了許多市井無賴之徒，度為僧徒，終日在白馬寺裏傳了些秘法，然後送進宮中。這洪如珍知道這門徑，他有個兒子，長得甚好，也就送在寺內，拜懷義為師父。此子生來靈巧，所傳的秘法，比群人格外的活動。因此懷義非常喜歡他，進於太後，太後大為寵愛。由此在武后面前，求之再四，將洪如珍放了巡撫。這許多穢跡，狄公還未曾知道。當時到了衙門，將名帖投進號房，見是新任巡撫大人，趕緊送與執帖的家人到裏頭通報，此時洪如珍已經得他兒子的信息，說新任的巡撫到了，□分剛直，連武張請人，皆為他嚴參，朱利人已經撤差。如到衙門拜見，不可大意。洪如珍看了這封書信後心下笑道：「張昌宗這廝，平日專妒忌懷義，說他佔了他的地位，無奈他沒有懷義許多的秘法，不過老實行事，現在仁傑再參了一本，格外要失寵了。那時我的兒子，能大得幸任，雖有這姓狄的在京，還怕什麼？」當見家人來回，也只得命跟隨家人，開了中門，花廳請會，自己也是換了冠帶，在階下候立。抬頭見外面引進一人，紗帽烏靴，腰束玉帶，年數五□以外，堂堂一表，人材頗覺威嚴，當即趕緊上前一步，高聲說道：「下官不知大人枉顧，有接來遲，望祈見諒。」狄公見他如此謙厚，也就言道：「大人乃前任大員，何敢勞接！」說著彼此到了花廳，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家人送上茶來，寒溫敘畢，各吐其懷抱。

洪如珍先問道：「大人由縣令升階，卓授此任，聖上優眷，可謂隆極了。但不知大人何時接印，尚祈示知，以便遷讓衙門。」狄公道：「下官知識毫無，深恐負此大任，只以聖上厚恩，命授封疆。昨日觀見之時，聖命甚為匆促，現已擇定本月□三日辰刻接印，紅諭已經頒發，故特前來奉拜，藉達鄙忱。至地方上一切公牘，還望大人不吝箴言，授以針指。」哪知洪如珍見狄公如此謙卑，疑惑兒子所寫的書信不實，此時反不以狄仁傑為意，乃道：「大人是欽命的大臣，理合早為接印。至下官手裏公牘案件，自蒞任以來，無不整理有方，地方上無不官清民順。縱有那尋常案件，皆無關緊要，俟下官交卸時，自然交代清楚的，此時無煩大人過慮。」狄公見他言談目中無人的氣象，心下笑道：「我只知道你是個我輩，誰知你也是個狂妄不經的小人，你既如此托大居傲，本部院今日倒要當面駁你一駁。」乃即說道：「照此說來，大人在任上數年，真乃是小人之福了。但不知目下屬下各員，可與大人所言相合否？下官自昌平由山東渡黃河，至清河縣內，那個周卜成甚是殃民害國，下官昨日陛見聖上，在殿前一據實參奏他的罪案。蒙聖上準奏，將他革職，不知大人耳目，可知道這班貪官污吏麼？大人既自謂官清民順，何以這等人員，姑容尚未究辦呢？莫非是大人不願心，察訪不明的處在麼？」

當時洪如珍聽狄公的一番言語，明明有意譏諷，因我當他說了大話，即乃說道：「大人但知一面，可知周卜成是誰處出身？他的功名，乃是張昌宗所保奏，武后放的這縣令，現在雖然革職，恐也是掩人耳目，常言道：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大人雖有此直道，恐於此言不合呢，豈不有誤自己的前程？」這一番的言語，說得狄公火從心起，大怒不止。不知狄公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